

人物传记

《司布真小传》

第二章、司布真蒙恩得救

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（赛45:22）

司布真在柯尔查斯特（Colchester）和美斯顿（Maidstone）读书时，虽然有时仍怀疑不信，但在心的深处，在潜意识里，他需要神，他渴望救恩，但是他苦于不知道如何能真正的得救，司布真转读新市学校（NewmarketAcademy）之后，对神的渴求更加强烈。另一方面，他忽然间感觉到神的威严，畏惧日后的刑罚；考虑到他已往所犯的罪恶，他于是不敢抬头向天。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，司布真处在这种痛悔的心境中，有时以为自己是没有什么得救的希望了。

一八五〇年一月六日，在一个严冬的主日早晨，他经历了重生。当时司布真十五岁。以下是司布真所作的见证：

“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我自己怎样明白真道。这样见证或者会引导一些人来归顺基督。神乐意在我作孩童的时期，就使我有罪的感觉。我过着一种可怜的人生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安慰，心里常想神定规不会救我。我自以为是人类中第一个可咒诅的人，纵然我没有犯过什么公开顶撞神的大罪，但我回忆自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栽培，因此我的罪自然比别人加倍沉重。我求神怜悯我，然而我深怕祂不会赦免我。最后这种情况愈过愈强烈，我简直是十分痛苦，任何事情都不能作。我的心破碎了。有六个月之久我一直祷告，撕裂肺腑的恳切祷告，可是答应总不来到。有时我十分厌倦这个世界，巴望快快离世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更可怖的世界，我岂能毫无准备地来到创造我的主面前？我向神时而心怀恶念，认为祂是个最无心肝的暴君，因为祂不听我的祷告，时而转念我只配被祂厌弃，祂即便罚我下地狱，也是公道的。我立志遍访城内的各聚会场所，寻找得救的门路。只要神肯赦免我，我觉得我愿意干任何的事，作任何的人。于是我开始参加各处的礼拜，虽然我十分尊敬那些站讲台的人，但我只能说，我从未听见他们有哪一位有一次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。我的意思乃是说，他们传讲真理、伟大的真理、美好的真理，非常适合于会中的属灵人，可是我所急切要知道的，乃是我的罪怎能得着赦免。关于这件事，他们始终没有指教我。我多么愿望知道，一个可怜的罪人，正在罪的感觉之下，如何能与神和好；但是去听道的时候，却听见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这些话加深了我的伤痕，然而没有人告诉我，究竟我怎能逃罪。还有一天，我再去听道，那天的讲台题目是论到义人的荣耀，与我这个可怜的人，漠不相关。我像桌子底下的狗一样，不准吃儿女的食物。我一次一次的去听道，我真诚实的说，每次总是先有祷告，甚至我确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注意着听道，因为我实在渴慕明白如何能够得救。

“一八四九年十二月，在新市的学校爆发了一场高热病，学校因之停课，我也就回到柯尔查斯特，在家度假。一八五〇年一月六日，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，因为大雪纷飞，我不能到平时去的教堂守主日，我迫不得已停在路上，这真是一次蒙福的止步——在柯尔查斯特的火炮街（ArtilleryStreet）、有一间卫斯理会守旧派（PrimitiveMethodistChurch）的教堂。里面只坐着十二到十五人。我曾从许多人听到关乎他们的事，说他们怎样大声唱诗，使人头痛；然而我全不在乎这些。如今我要知道如何得救，即使他们使我大大头痛，我也不在乎，故此我进去坐下。那礼拜堂的传道人因着风雪没有到。最后有一个消瘦的人，看来似乎是个鞋匠，或是裁缝之类，跑上讲台，打开圣经，读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‘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’那位义务讲员就呼召会众要仰望耶稣基督，方能有得救的希望。那讲员说，仰望祂，祂已死而埋葬；仰望祂，祂已复活；仰望祂，祂已升到天上

；仰望祂，祂已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接着他定睛在我身上，好像他心里完全明白我似的，并说，少年人，你在困难中。不错，我实在在困难中。他说，除非你注目仰望基督，你永远不能脱离这种困难。于是他举起双手，大声喊叫——我想只有守旧派的卫斯理会的人才会这样作——‘望哪！望哪！望哪！’他说，‘只要望！’我立刻看见了救恩。哦！那时我真是欢喜跳跃。我不知道他还说些什么。我完全没有注意其他，全人已被这个意念所吸引。就像当时铜蛇被举起来，他们只要望，就得了医治。我本来等着作许多件事，但是当我听见这个‘望’字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字何等甘美。哦，我一直望，真是望眼欲穿，将来到了天上，我还要在那无比的喜乐里继续仰望。

“从知罪的桶里榨出来的酒，何等甘美；从悔改的矿里挖出来的金，何等纯净，从艰困的岩窟里取出来的钻石，何等光辉。一个属灵经历，带着对罪恶忧伤痛悔的辛酸感觉，对于人是大有益处的。那个站在神面前，头束麻绳，已经定罪的人，一旦得着赦免，就变作一个悲极生乐的人，他要活着来荣耀那位用宝血来洗净他的救赎主。现在我能领会撒母耳罗得福（Samuel Rutherford）在亚伯丁（Aberdeen）监牢里所说的话。他在那时充满了基督的爱，说：‘哦！我的主，如果祢我之间有辽阔的地狱相隔，而我除非涉过这个地狱，不能亲近祢，我决不三思，必定毅然投入，只要我能拥抱祢，称祢是我的。’

“我觉得从今以后我每次讲道，必须向罪人传福音。我认为一个传道人，能讲一篇道，而不向罪人传福音，简直不懂得怎样传道。”

司布真从得救的那一天，就决志要做传道人，为主尽忠，做主的忠仆。

得救的第二天，就看见他探望贫穷的人，并与同学谈论主耶稣的事。有人听见他对老师说：“一切都定了，我必须传基督的福音。”

有一位姐妹每天到三十三个住宅派发福音单张，由于家务缠身，这位姐妹无法继续这项工作。刚得救的司布真，很喜乐地接过这项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不会喜乐，除非我为神作些事工。”

司布真的天性脱不了胆怯，甚至在学校背诵比赛之时，浑身发抖。人若突然向他发问，或者叫他起来说话，他就讷讷无声。然而他热心事奉他的主。起初逐家分发单张，后来又特选各种单张，邮寄给那些他所盼望带领的人。他的胆量渐渐增大，时常在分单张之时留下与人谈道。随后他又开始在儿童聚会中作教员。他从来不低看任何工作，也不失去任何机会。司布真得救之后几天，就回到新市去读书。现在一切都变了样，他的灵得着新生并充满着喜乐，圣经的话语明亮了起来，他从内心发出的祷告好像打开了天上的门，他是那么乐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完全奉献给爱他的神。

一八五〇年二月一日，他写下了一份庄严的誓约，向主表示永不改变的忠诚。内容如下：

伟大和无法探寻的父神啊！祢知道我的内心，祢试验我的行事为人，如今我谦卑地乞求祢的圣灵托住我，而我把全人奉献给祢。祢为我做了牺牲，用重价把我买了回来，我理所当然地，把自己归还予祢。我永远的、完全的属乎祢。但愿我一直享有祢的同在，并永远赞美祢。阿们。

司布真得救后昼夜读圣经，并且小心阅读，决意尽可能按着字面跟从救主的脚踪。经过三周的研究，他觉得应当受浸。在他给父母的信内，司布真这样写着：

“圣经里岂不明说，人一接受主耶稣，就应当公开承认祂？这是本份的一部分。我深深相信，而且认为，受浸是基督的命令。除非我受了浸，我总感觉不安。良心说服了我，这是我的本份，应当在受浸里与基督同埋葬，虽则我很知道这件事并不造成得救。”

司布真的父母对于司布真要去受浸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，但也没有强烈地反对。她的母亲这样复信：“我常常在主面前为你祷告，希望你早日信主得救，但我从未求主使你成为一位浸信会的信徒。”司布真的答复仍是那么喜乐，“啊，母亲，主耶稣确实垂听了你的祷告，祂所赐给你的恩惠是超过你所求、所想的。”

在新市八英里外的埃欧汉（Isleham）村落，有一位浸信会的牧师肯特罗（W. W. Cantlow），曾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（Jamaica）宣教过。司布真写信给肯特罗牧师，请肯特罗牧师为他施浸。一八五〇年五月三日，即司布真母亲生日那天，司布真一清早，就步行八英里路，到剑桥郡（Cambridgeshire）拉克河（River Lark）的埃欧汉渡口（Isleham Ferry）受浸。司布真受浸之后，发现“遵行祂的命令，大有赏赐。”受浸之后，司布真的胆怯性格消失了，他再也不拙口笨舌了，而是满有口才。当天晚上，肯特罗牧师召集受浸的信徒，包括司布真、威金森姐妹（Diana Wilkinson）和弗勒姐妹（Eunice Fuller）一起祷告。在祷告聚会中，弟兄姐妹听见小孩子司布真那种内心单纯的祷告，深受感动，都喜爱到淌下眼泪。